

◎往事情怀



书店情

第一次进书店,是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。也是我第一次迈出塔利村的门槛,跟随父母进城。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里零星星摆置了一些图书,那种氛围的气息,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神经。兴奋、喜欢还是愉悦,分不清楚,兼而有之吧。反正,这是一个让我一见钟情格外着迷的地方!

得知父亲允许我选购一本“小人书”,我简直欣喜若狂。平时在家里百年不遇地给我一毛钱去买水果糖,还得8除以4,姊妹兄弟一人一份。现在居然如此大手笔,我三下五除二便选定了一本《活捉敌司令》。虽然父亲竭力向我推荐一本叫《一双绣花鞋》的电影微缩版,但好不容易自己做一次主,叫板心态早已盖过了理性选择,我毫不犹豫地坚持了己见。父亲尊重了我的个人意愿,但我还是察觉到了他对那本《一双绣花鞋》的恋恋不舍和一丝无奈神情。

许多年以后,我深深了然了痴望遨游书海的父亲那一刻的复杂心情。

再次得遇书店,已是我在包头读中专的时候了。那时的鹿城,不仅三个区都有各自气势不俗书籍琳琅的新华书店,而且报刊亭,特色小书店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正在欣欣向荣。碍于囊中羞涩,我很少去新华书店。那么多那么多的梦寐以求的好书,让我馋涎欲滴心痒难耐却又实实在在无力拥有,这等苦闷,这种不甘,又岂能与人诉之?

记得中专三年级去南方实习,别人都是购买土特产及新颖服饰。我却流连在小巷深处的一个袖珍书店,为设计别致装帧精美的两本诗集踌躇难去,最后心满意足地据为己有。在回程列车上,我莫名其妙地回忆起几年前母亲描述的一些情节:难得出去旅游一次的父母,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活动。其间,校长想顺便为图书室添置一些书,询问谁愿意携带回校。话还没说完,父亲就站了出来。于是乎,挤公交,爬火车,抢座位,扛着两个大行李包一路气喘吁吁,差点累了个半死,才总算坚持到了家。后来,日子过去了很久,母亲再说起这件事,依旧气不打一处来,直至把“千里不捎书”这句话在我心上磨出老茧……

上班以后,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,但不错的收入,让我成了

书店底气十足的常客。因为距离铁路单身宿舍较近,每一次从工地回到青城,新华广场的外文书店都是我的必去之地。调回机关之后,每逢节假日,我经常骑着自行车溜溜达达,穿行在青城的大街小巷,去拜访那些大大小小特色各异的书店:让我血脉贲张的文化商城,给我意外惊喜的邮局书屋,令我难忘的街边报亭。

如今,云集的网上书店,让我欣喜之余,也无奈惆怅。欣喜万分的是,对于懒于运动喜欢宅居的我来说,足不出户免于寻觅,动动指头,想要的那一套图书隔日便会送到手上。惆怅失落的是,一套套簇新的书籍立在书架上,躺在柜子里,横在床头边,等待着我,去一一拆封,和它们进行亲密接触。

文/李 晖

◎人生感悟

譬如甘露

去时,走错了很多路,几次退了回来。最艰难的一次,差点把自己困在一壁石崖上。

有时,很喜欢这样的路途,无路时找出路,寂静很干净,连孤独也透亮起来。很多风景就是这样发现的。

最惬意的事情,是坐在一块石头上,风吹着流云,看曙色一点点明晰,抑或暮色一点点模糊。将带来的面包吃完,面包屑拢进口里时,喝尽最后一瓶矿泉水,这是最幸福的时刻。总想再多坐一会儿。后来才发现,离去时,又是下一次的开始。

山上山下,朝浮暮落,河填满了我和它之间的空隙。

心无旁骛地穿过浩荡的旷野,很多年,吃下了很多面包,喝去了很多矿泉水,也流下了很多汗。等光的时候,会躺在一块太阳晒热的石头上,有时会睡过去。有一天醒来,肚脐里有十几只蚂蚁,四面八方的风吹过来,满怀亲近与感激。

发现一处风景,就找到一条路,也让我多一个梦。山河壮阔,风光无限,足以安慰我的脚步和汗水。

有一天,站在一个山顶,阳光、流云、飞鸟云集。大河邈邈,寂静又激荡。顷刻间,漫无边际的雪,像蓬勃的花朵,将我淹没……突然降临的雪,先是浑沌,后是波澜,然后是寂静,没有寒冷,我能清晰地听见,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的窸窣的行走声,它经过我的脸庞时,滑下了水珠,弥合了欣慰和勇气……

这是喜欢做的事情,似乎也是命定的事情,惟以欢喜回应一切,有一种纯净的天真和安然。

或许,这只是在相互地走近,长长的道路,久久的寂静,它的每一个起伏,甚至细节,无见故人,仍是初色,彼此邂逅。你是嘉木,我采来甘露。

抑或,你是佛祖,我是心香。

文/王建中

◎生活拼盘



我爹过生日

这一次回家,是为我爹过生日。人老了,世界狭窄逼仄,容不下一点小心思与不痛快,我爹更是。他像小孩子一样,随时随地给他的四个儿女耍脾气,使性子。

就拿过生日这件事来说,早两个星期,他就已经盼望上了,倒不是盼望过生日收多少礼物,不过是觉得全家人又能往一起聚一聚,烟火温暖,灯火可亲,才是父亲心里的期望与满足。

他早早就问我,到时候能不能回去。我说必须能,他就很开心。

可是,中间他又两次打电话,告诉我如果忙就不用专门回去。追问他为什么,他又极度落寞。说,这么大岁数了,生日没什么意思和意义了,过不过都行。

事实上,他的情绪受到各种事情的影响,比如,身体某个部位的不舒服,比如,某个儿女颜面上的小变化。他尤其看重我们四个之间的兄妹情谊,隔一段时间聚一次,吃完后盘碗撤下,要是都有时间,他就喜欢我们几个能坐下聊聊天,唠唠嗑,或者摆出两幅扑克,看我们嘻嘻哈哈打一会儿扑克。当然,某几个人有事没能遂他的心愿的时候也有,他必是垂头丧气,失望地上楼睡觉去了。

老年后的父亲敏感,任性,不由分说,让一直陪伴他的大哥常常不知所措。山东人那种强势的蛮不讲理,在他的老年表现得更加明显。稍有不如意,要么不说不吃不高兴,要么把身边的儿子叫上楼,把陈芝麻烂谷子的家事抖出来,劈头盖脸一顿数落。

昨天早上,他给我打电话,再次告诉我,你忙,就别回来了,我不想过生日了。

我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,说,行,随你吧,不让回去就不回去了,你不想过就不过吧。

电话挂了没有两分钟,他的电话又来了。嘴软了几分,给我解释,说他心里不痛快。问为啥,说这马上到生日了,只有我和大哥几次问候他的生日咋过,姐姐和二哥没打电话,还不知道记得他生日不。

我就说,你这老头太不讲理,你的生日是我们几个儿女的头等大事,谁敢忘?忘了我都不答应,别瞎想了,人家都记着呢,在小群里和我聊过了。不信,你直接给他俩

打电话,张嘴要礼物。他又不好意思地笑了,说,我要啥礼物,你们记着我就行。

放下电话,我给姐姐打电话,告诉她立刻马上放下手头工作,给老爹打个电话,问候一下老头的生日心愿是啥,吃啥,喝啥,需要啥。姐姐也知道老爹脾气,立刻照办,一会儿打电话通报我,说老爹已经非常开心了。

本来计划着坐火车回家,可是,一夜之间内蒙古疫情又露出苗头。为了安全,也为了避免上次那种因疫情导致城际各种交通工具停运的问题,我想开车自行往返。

回家时还好,先生这两天正好在呼市开会,说好会议结束的时候顺道回东胜来和我一起开车回去。

那你返回东胜的时候咋办?还得一个人开车三百多公里。要不,你还是拼车回来哇,一个人,别开车了。刚刚,他又给我打电话,我人还没动身,一步没走,他又替我下一步愁上了。

一个大海边长大的男人,这一生经见过多少风雨磅礴,波澜壮阔,如今,他的眼睛里却只剩下两湾浅浅的溪水,一圈一圈,缠绕着儿女的喜乐哀愁。

文/李美霞

◎清浅时光



沸水煮江湖

最好是在“灯下长街雪纷纷”的周末冬夜,约五六个好友吃一顿火锅,那种热气腾腾的场景,想来就感觉无比惬意。雪夜火锅,酹茶清酒,桌上的各式菜肴摆出令人赏心悦目的造型,鲜绿的生菜像一朵花在盘中盛开、菌类菜在一个大浅盘中各自亮相、养眼的赤橙黄绿是一篮农家大丰收、肥瘦相间的两盘羔羊肉摆到桌中间、并列的十只大虾等待下锅。各种佐料诸如麻酱、耗油、花生碎、酱豆腐、韭菜花、芝麻盐、葱花、辣椒油等都放在彩色斜口碗中,在柜台上整齐地列队。凉拌醋、酱油、生抽、香油、麻油等装在相同的瓶子里,贴着标签,依次摆在高一层的隔板上。先取几碟小菜、一碗虾片放上桌,再亲手调制一碗适合自己口味的蘸料。北方人吃火锅,麻酱是众多小料中的主角儿,宁多不少,佐以一勺靓丽的辣椒油,增色又提味,至于其他小料,按需所取。开涮之前,先碰一个开胃酒,一时间,欢声笑语,杯觥交错,红汤沸水,暖意融融。慢条斯理夹起几片

肉放入锅中,沸水煮肉片,也煮江湖。年轻时,江湖是一部武侠剧,侠骨柔情,令人向往;人到中年,我们把家和工作单位以外的环境统称为江湖,江湖事、一锅煮。大家久别重逢,谈天说地,交换信息,好久不联系的同学朋友,或许就在这沸腾的火锅桌上听到了ta的近况,被聊起的人,此时应该会突然打个喷嚏或者突然感觉耳朵发烧,心有灵犀,ta会自言自语道,这雪天,不知谁又在念叨我呢。转而又自嘲道,姐(哥)虽然不在江湖,江湖上依然有姐(哥)的传说。ta会走到阳台,若有所思看着窗外,那雪下得正紧,路上无行人,一辆车正在像乌龟一样向前爬……

据说,火锅的起源是古代一群人围着大鼎煮食物吃,所以才有了人声鼎沸这个词。据说,北京的铜火锅和四川的麻辣火锅都是起源于清朝,而我们鄂尔多斯的火锅,源于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行军途中。经过历年的发展、融合、创新,当地的火锅演变为现在融汇南北、贯穿东西的一种随心所欲的新吃法。人的情感需求很大一部分寄托在味蕾上,既要怀旧,也要尝鲜,但没有什么需求是一顿火锅搞不定的,从鼎到锅,煮天下食材,也煮天下事。天下食材无穷尽,天下事兴衰无人知,比如说云漠轩,那是迄今为止我去过的最优雅最舒适最有文化内涵的休闲所在,茶吧、小戏台、书法间、琴台、棋盘、画桌一应俱全,四周绿植围合,流水淙淙,轻音乐低徊。我曾应轩主所邀作过一首《云漠茶谈》,被书写装裱后挂在中堂,诗云:闹中取静楼一间,随步入眼诗几联。红檀香茗叙雅事,绿萝清韵抚箏弦。楚河汉界铮铮铁,饱墨丰姿淡淡烟。适所怡心知何处?文客齐道云漠轩。其实,云漠轩要比诗中描绘的好很多。其时,来访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,为了全方位完善服务项目,云漠轩酸粥涮锅坊应运而生。文人墨客们在玩赏琴棋书画后、在茶谈诗歌曲艺罢,款款步入楼下雅间,煮一锅酸粥涮羊肉,品尝别具一格的特色火锅,不亦乐乎?酸粥是东部旗准格尔的特色菜,牛羊肉是西三旗的草原风味,它们在云漠轩相遇,融合在浓汤翻滚的火锅中,无论你基因里存在“采菊东篱下”的田园情怀、还是“骑马牧牛羊”的草原情怀,统统会被这一锅酸粥涮羊肉给唤醒。可惜后来云漠轩易主,变成私人会所,好在云漠轩酸粥涮锅坊独树一帜,纳旧迎新,开辟出火锅界的又一个江湖。当鸳鸯火锅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,汤汁丰富的小火锅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,番茄锅、菌汤锅、清汤锅、酸粥锅、牛油锅……不一而足,吃什么口味全凭自己喜好,佐料也随之层出不穷,食客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尝试着火锅内容的最佳搭配,咸淡相宜,喝甜吃辣,自己定夺。冬夜漫长,又是周末,红油小火锅,能约一餐否?

文/张 秀